

續世說

冊二

續世說卷第五

賞譽

寵禮

任誕

容止

賞譽

宋文帝以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淳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旣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

河西王蒙遜遣尙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曰汝所聞崔浩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

未嘗失也

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宋武帝引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

謝超宗詣齊高帝其日風寒帝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梁天鑒中張率爲待詔賦奏之帝乃手敕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宏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

三橋蓬蒿不剪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羨曰范
爲已死裴爲更生之禮邃子也

陳宣帝時張譏爲武陵王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
東宮集宮僚置宴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
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爾後主
常幸鍾山召從臣坐松林下敕譏豎義時索麈尾未
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
此卽張譏後事

魏陸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歎曰僕以
老年更覩雙璧黃門郎孫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坐
隅

魏傅永字脩期年二十友人與之書不能答請於叔
父洪坤洪坤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

經史兼有才幹孝文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傳脩期爾

隋李德林初仕齊周武帝平齊以爲內史謂羣臣曰我當日唯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德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凰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之言

隋李穆以太師乞致仕文帝詔曰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若呂尙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常體公年旣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就第詢訪

北齊任城王潛稱李德林云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傳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吏部郎中陸印云德林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爾

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羈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靽一手翻漢書尚書令越國公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如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元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

唐李靖平蕭銑禽輔公柝太宗曰李靖是蕭銑輔公柝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靖年老太宗賜靈壽杖以助足疾

張行成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行冲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又試以綴文操牘便成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

郝純子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旣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郝之間矣

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

封敖爲中書舍人草賜陣傷邊將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賜之宮錦封李德裕爲衛國公守太尉制云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鎮盜兵壺關畫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

出教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謂教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迫意如卿此語秉筆者豈易得耶座中解其玉帶以遺教深禮重之

文宗擢魏徵五代孫謩爲起居舍人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忠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卽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加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義方卒半千制師服喪畢而去高宗嘗問三陣半千越次而對以師若時雨爲天陣足食爲地陣得人和爲人陣高宗嗟賞之垂拱中爲宣慰吐蕃使則天曰久聞

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
宜留制也卽日使入閣供奉

白居易以詩謁顧況況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見
首篇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
又生乃曰道得箇語居卽易矣爲之稱譽聲名大振
裴迪昭宗時爲梁祖賓席轉檢校司徒賜號迎鑾協
贊功臣一日賓佐集謁梁祖目迪曰協贊之名惟司
徒獨有之它人濫處也其知重如此
李珣爲梁祖掌記一日大會將佐指珣曰此真記室
也

寵禮

宋文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
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嘗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方

筵七八座上常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顗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梁陶宏景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吉凶大事無不前以咨詢月中嘗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

梁孔休源爲晉安王府長史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

梁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兼天子

後周寇雋明帝與之同席而坐顧問洛陽故事雋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不覺屢爲之前膝及雋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

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隋高潁西魏賜姓獨孤氏隋文帝以爲左僕射任寄隆重朝臣莫比呼爲獨孤而不名也潁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帝嘗謂曰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可間也將軍盧賁等前後短潁於帝皆被疏絀因謂潁曰獨孤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隋李景楊元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煬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

隋樊子蓋屢破楊元感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謂子蓋曰元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爾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

隋李德林上霸朝集高祖省讀訖明日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德林每贊平陳之計伐陳之後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裴寂於唐有佐命之功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引於臥內呼爲裴監而不名也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勳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高祖嘗宴寂於含章殿極歡

寂頓首乞骸骨高祖泣下曰今猶未也要相與偕老耳公爲台司我爲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

高祖以姜謩爲秦州刺史云衣錦還鄉古人所尙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

太宗信任長孫無忌或有密表言其權寵過盛者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諭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子也疏間親新聞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又作威鳳賜無忌命圖無忌形像太宗自作畫贊賜之

杜如晦沒後太宗食瓜而美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前又嘗賜房元齡黃銀帶顧元齡曰昔如晦與卿同心輔政今日所賜惟獨見公因泫然流涕又云鬼

神畏黃銀命取黃金帶遣元齡親送於靈所

李勣遇暴疾驗方云惟鬚灰可療太宗乃自剪鬚爲之
和藥勣頓首見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不煩深謝

張公謹卒太宗出次發哀有司以辰日不可哭太宗
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太宗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
寄誠在忠良高宗飛白書以賜近臣戴至德曰泛洪
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咨啓
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

岑文本從太宗伐遼至幽州卒太宗撫視之流涕其
夕聞警鼓之聲曰文本殞歿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
不忍聞命停之

蘇頌葬日元宗游咸宜宮將出獵聞頌喪出愴然曰

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遂中路還宮

裴行儉兵不血刃平定西服拜禮部尙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高宗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

元宗以蘇頲爲中書侍郎入謝曰元宗謂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闕卽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故人卒無言者朕與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沒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乂爲紫薇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曰前朝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日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要留宮中披覽其禮遇如此

魏元忠爲中書令請歸鄉拜掃中宗賜錦袍一領銀千兩手敕曰衣錦晝游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

辰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恩遇如此

元忠至鄉里自

藏其銀無所張施

元宗寵任張說說爲中書令上親爲詔賜中上考及薨上自製神道碑文御筆書賜諡曰文貞

楊綰有疾代宗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釐革舊敝惟綰是恃恩遇甚厚旣薨謂左右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下詔賜諡曰文簡

德宗

○原作太宗
據舊唐書改

以宸扈台輔二銘賜馬燧燧至太

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帝爲題額其崇寵如此

順宗以女樂二人賜張茂昭三表辭讓及中使押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覩昔汾陽咸寧南平北平嘗受此不讓爲宜茂昭無四賢之功述職入覲亦人臣常禮奈何當此寵

賜後有功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深加禮異允其所讓

裴垪爲相憲宗在禁中常以官呼垪而不名也又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

憲宗以李絳直諫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謝日面賜金紫帝親擇良笏賜之武后信重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諍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游幸遇風吹仁傑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鞵而繫之仁傑屢以老病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後唐明宗從武皇與葛從周戰徑犯其陣奮擊如神